

# 从回顾里展望将来



受访者：钟汉源(卸任佛青会长) 整理：普向

问：廿一世纪已踏入第三个年头，相对于过去的 90 年代，本地佛教界有什么较明显的突破或危机？

答：从 2000 年迄今，这两年佛教界办了好多场大型的弘法会，而从海外前来的弘法大师有星云、净空与圣严等人。而这些大型弘法会可让教外人士感觉到佛教的存在，并在广度众生也发挥一定的功效，另一个突破的是继程法师与开照法师在落实僧众教育的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佛法非常明显的减少，事实上国内法师的弘法内容不一定会比较逊色，并且弘法工作必须有持续性才能达到深远的效果，我希望国内佛教组织应以认真的态度来看待每一场弘法会，以平常心一视同仁来对待海内外的出家人，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危机是国内佛团领导人的老化导致断层的现象，而领导人思想上的僵化也促使佛教无法呈现朝气化的健康情况。★

问：海外佛教组织在国内发展已达十年之久，在理与实际配合上，佛青与他们是否愉快或有矛盾所在？而佛青早期所担心的“山头主义”或“道场意识形态”是否已淡化还是被强化？

答：我想在理念上，无论海内外佛团都是一致的，主要是弘扬佛法与接受众生，不过在呈现的方式上有些差异，不过海外佛教组织的确在道场上较注重庄严的外观，而在接引众生的方法上比较活泼、生动与具现代感，而佛青在这方面是比较纯朴。不过这是多元的社会，我们必须尊重他人的弘法方式。至于“山头主义”与标榜自己是屈于某某道场的确越来越强化的趋势，这点我们较希望佛团领导人要有较开明的态度，鼓励信徒到别处参学，信徒是属于佛教而不是屈于某个道场。由于海外佛教组织的出现，也逼使佛青检视本身在弘法技巧上的不足，我们可学习他们的长处，加以调整使之成为具有马来西亚佛教的文化特色。★

问：佛青近几年都有培训弘法人员，你对整体的成绩还满意吗？

答：从 1999 年开始，我们已先后办了三届弘法人员培训班，毕业后继续坚持的不少，并有三位弘法人员也出家去了，我们会继办延办，希望未来参与的人数会更理想。★

问：你对善于搞个人崇拜的宗教导师有何看法？对于某些文字工作者藉借文字来美化与神化自己的修行，你又何见解？

答：我想在宗教界里，个人魅力是极难避免的，因这是大部分信徒也是一般人性的需要，不过身为宗教导师必须懂得适度的运用自己的魅力，其任务是接引众生走上正确之路，而不是鼓励信徒崇拜，使信徒失去本身的判断能力，佛陀对众生的终极关怀不外是勤加学习，证得究竟涅槃，强调的是依法不依人，依法而行才能使学习者心智趋向圆熟，最终达到心解脱。

这对于某些佛教文字工作者在以文字传送佛法的同时，俨然以“导师”的姿态出现，我想他本身须尽量做到言行一致，所撰写的东西不应太过脱离现实，过度标榜自己的修行与超然，因他面对的是大众与读者，须清楚自己的界限，像以前的“林清玄事件”，他不能只怪责读者盲目崇拜他，因他本身制造机会使读者崇拜他。★

问：对国内现有的佛教杂志有何建议？觉得比较欠缺是那一方面的内容？

答：国内的佛教杂志都在扮演弘扬佛法的功能。喜见《普门》走向本地化，虽仍有道扬色彩，是可喜的现象。至于《无尽灯》看来已像会讯，内容与排版相当保守，而《佛教文摘》似乎也面对十年不变的困境，至于《法露缘》已摇身变为一本美学为主的杂志。《福报》与《慈悲》风格很接近，属于家庭式佛教刊物，能吸引读者已是非常成功。而《佛教文摘》本身的定位是文摘风格，我们主要以搜集各国深度的文章以飨读者，每期都有课题的推出。

我想国内佛教杂志比较欠缺的是批判性的课题的讨论，大我只是个人专访，缺少对即时现象的回应与反应。★

问：对国内的佛教文字创作成绩还满意吗？佛青办了好多年的写作班，不过成绩似乎差强人意，为何？佛青也曾主办过“马鸣菩萨文学奖”，但国内的佛教文字土壤仍旧很贫瘠，办文学奖是否过于华而不实？

答：我对国内的佛教文学创作的整体成绩不很满意，仍是较资深的写作人在支撑大局。新人很少有断层的现象，佛青的确长期有办写作营，但成绩欠佳，或许我们的延续工作做得不够好，另我们也应检讨写作营的内容与师资的讲题或许缺乏吸引力，我想栽培新一代写作人是刻不容缓的事，我希望佛学版佛教杂志能多设投稿园地，以培育新一代的文字工作者。而关于“马鸣

文学奖”，上一届反应不很理想，我们会暂停主办，我认同你的看法，国内佛教文字土壤仍欠肥沃，或许踏实地办写作营来培育新人更为重要。★

问：有人批评佛教团体近几年在国内所发生的政教事件，反应相当缓慢与冷漠，你对此有何意见？

答：这点我绝对认同。回顾过去一两年国内所发生的事件，只有佛青有公开发文告回应，其他的佛团都保持缄默。这一点我也深觉纳闷。或许他们不敢发表看法，或许他们认为发表看法就是反政府不爱国。我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改变，我们提意见其实才是爱国爱民的表现。我不认同某些人所强调学佛计划，政治的事与我们无关。其实政治就是管众人之事，怎会与我们无关？每个政策的推行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并不是鼓励我们应该去参与那一个政党，但关心世事是应该的。我们除了做佛教徒外，也在扮演一个公民应有的角色。★

问：有人认为主流佛团与政府或与政治人物的关系过于密切，而无法扮演进谏的角色，这点你认同吗？与政治人物应该要保持怎样的距离才算恰当？

答：我认为以上的批评对我们不公平，我们是民间团体，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合理的。而我们邀请政治人物出席活动，主要他是代表政府，而不代表某个政党，并且政治人物若有宗教信仰，对他与人民都有好处，除非我们所邀请的政治人物经常都在我们的活动上发表他的政治理念，或将佛教信仰当做是政治筹码。若是如此，我认为佛团应该减少或不再邀请对方出席我们的活动。关于要如何与政治人物保持适当的距离，实际上是很难掌握的。无论如何，我们须考虑所邀请的人物的出现是否能为该活动引起更大的回响，或许这是较能掌握的原则。★

问：对《登彼岸》有何看法？有何建议性的意见？

答：对贵版内容相当满意，尤其去年下半年始，贵版开设许多有关课题的探讨，这种评论的风气很应鼓励。我希望贵版能增设心理辅导或学佛群疑等栏目，邀出家人或不同领域的心理辅导专业人士为现代的信徒开解心中的疑难，以为对学佛者建立一些基本的学佛态度与概念。★

问：你刚卸下会长的职务，以后有何新动向？对《登彼岸》读者在新一年里有何寄语？

答：卸下会长的职务，我会更注重在弘法上的工作，我会选择到偏远的地方弘法。因这些地方更需要弘法人员，大城市有过多的资源，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我会较偏重开佛青班的课程，如此信徒较能有系统的认识佛教，我始终认为佛教要能茁壮，佛法教育是最切实的工作。

新一年，我要送三样东西给《登彼岸》读者：知过、认过、改过。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迎新送旧的意义，才能自我成长与自我提升。★

### 钟汉源简介

- 佛青卸任会长
- 曾任佛青会长4年
- 现为全职佛教工作者。

12/02/2003 《南洋商报》